

味觉记忆

□ 蜀水巴人

味觉记忆,似乎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执拗存在。

譬如,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吃面,不同地方的人自有不同的认可方式。对于端上桌子的一碗面,北京人品评的重点是炸酱——酱炸得香不香,菜码配得齐不齐,决定着口味究竟“姓”不姓“京”。苏州人面对一碗面,紧盯着的是虾仁鲜不鲜,虾脑油不油,虾籽多不多。“三虾面”要的是应该是大肚子河虾,丰腴肥硕,这才是激活味蕾的灵魂密码。应该说,炸酱和三虾,是打开北京人、苏州人吃面记忆的钥匙。

梁实秋先生在《雅舍谈吃》中的种种记忆,令人印象深刻。他忆及老屋后面花椒树开始发芽的时候,正是全家上下大啖黄花鱼的时辰。黄花鱼又称石首鱼,因为它的头颅里有两块骨头,坚硬如石。“于是大量采摘花椒芽,(和鱼)投入锅里一起煮。不分老幼,每人分得两尾,个个吃得笑逐颜开。”椒芽煮黄鱼,并不是什么天下至味,顶多算作家常菜肴。后来,梁实秋忆及此味,说黄鱼基本上随处可寻,但是,“鲜花椒芽哪里去找?”看来,令梁先生念念不忘的重点,其实是伴随着春风一起而来的鲜花椒芽。

花椒树抽枝发芽,长在顶端的芽叶,绿中泛红,其间还隐藏着毛绒绒的小刺儿。生的时候,它不像香椿那样气味浓烈,只有一股若即若离的清香。略微入水余一下,凉拌着吃便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。可以想象,就着春风长起来的嫩嫩的花椒芽,伴着黄花鱼入饕,嫩与鲜浓缩于一碗之中,怎能不勾起人们

浓浓的离愁乡情!

源自灵魂深处的味觉记忆,莫不牵挂着无边的亲情。《后汉书》中记录了一个关于“陆续识味辨冤”的故事。先看原文,“陆续诣诏狱,其母至京师饷食。续对饷泣曰:‘续母来。’使者问其故,答曰:‘续母作羹,截肉未尝不方,断葱寸寸无不同,是以知母来。’”陆续是吴县(今苏州)人,东汉名士。他因为受到楚王谋反一事的牵连,被逮入诏狱问罪。尽管受到严刑拷打,却始终不予供认。陆续母亲听闻儿子蒙冤,从家乡赶过来想探监。但是,狱吏不允,无奈只好求对方通融送个饭菜。看到狱吏拿进来的食物,陆续当即泪下如雨,哭着说母亲来看我了。狱吏不解,陆续回答,我母亲切肉从来都是方块儿,切葱从来都是一寸长短,看到它们,我当然就知道母亲来了。幸好,陆续遇到了一个尚有良知的狱吏。此人听了陆续因饭识母的故事,本来又知道陆续蒙冤,于是给汉明帝上书求情。最终,汉明帝赦免了陆续,批准他随母亲同返故乡——但是,走尽管可以走,同时还要留一个小尾巴,明令,陆续等人终身禁止再做官。

“截肉为方、断葱为寸”——刻在记忆深处的味觉密码,不啻是陆续的救命稻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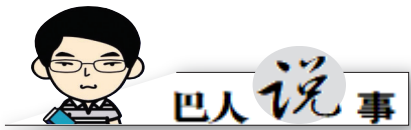
本身自带固执的天性,似乎是味觉记忆不变的基因。同样是嗜辣,云贵一带得辣中夹酸,没有酸这一味,无法让人舒爽。而川渝一带一定是辣中有麻,没有大红袍花椒垫这个底味,川渝人家的味觉永远处于沉睡状态。无论身处东南西北,如果你看到一群操着川音的

人们围桌而食,边吃边大摆龙门阵,时不时高喉咙大嗓地嚷嚷着“安逸”——局外人就会明白,舌尖上的麻辣舞蹈,点燃了游子们的味觉记忆。

说到一碗面的味觉记忆,还想说一说大同人对于刀削面的品鉴。对于一个“老大同”,好的刀削面,至少得在味与形上,过了大同人味觉记忆这一关。削面,“手端一条线,一棱赶一棱。平刀是扁条,弯刀是三棱”——一棱、三棱,形也。至于味,核心则在浇头,无论荤素,香而不燥、腴而不腻、回味绵长。端起一碗刀削面,仅仅一看一尝,知味的大同人就会得出准确判断,这一碗面,究竟是正宗不正宗。

《清稗类钞》里记录了一个发生在安徽休宁的故事。休宁今属黄山市,明清时期,此地多出徽商。徽商一旦外出经商,三年五载不归是常事。当地商妇面对此情此景,就取材当地出产的一种香枣,二枣“剉剥叠成,中屑茴香,”而后以蜜渍之。做好以后,每当夫君出门经营,给他的行囊中就塞满这种“茴香枣”——“茴香”,谐音盼其早早回乡也——小小几枚枣子,时时拨动着游商的味觉记忆。

绵延千古的一茶一饭,浓缩了人们舌尖上的乡愁和亲情;无处不在的味觉记忆,则深深隐藏着人们五味之间的情感密码。



听雨

□ 全海燕

雨,又悄悄地来了。

楼下阳台上装着雨篷。小雨点儿滴滴答答地打在雨篷上,仿佛是春天的音符一般,那样轻柔,那样缠绵。

相比较而言,我还是最喜欢春天的雨,或者说就像现在这样的雨,一副悠然自在的样子。雨来,似乎不知道什么时候;雨去,似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来了,就随意地滴着,轻轻柔柔、淅淅沥沥。去了,天晴了,空气润得如小姑娘的脸颊,树们,花们,草们立刻活泛起来:绿的,开始泛着青春的滋润,红的、粉的……鲜艳着,招摇着。

这些天,气温虽有间歇性起伏,但已没有严寒,隔几天便会有这样细细碎碎的雨滋润着万物。远处青翠的山在似烟

如雾的雨丝中更加朦胧起来。人常说“烟雨江南”,原来真是细雨如烟啊!

最爱雨中的香樟树。从阳台望去,香樟树在如烟的雨丝笼罩中沉静着,显得苍翠欲滴;傍晚时分,极目远眺,路灯下的那一棵棵树木们,闪着墨绿的光,像是经历了时光打磨的翡翠。

昏黄路灯下的雨丝稀稀疏疏,一线一线的如同银丝般在温暖的灯光里飘飞——是一群顽皮的孩子吧,什么时候玩儿够了才会钻入大地母亲的怀里。

抬头望望楼隙间远处的山们,笼罩在烟雨里,像极了一幅水墨画。山下那一汪溪水,随着雨丝的滴落,一定泛着层层好看的涟漪吧。溪水边的那株斜着身子的老树似乎离溪水更近了,它的

枝条一定又伸进水里嬉闹了吧……

夜幕降临了,我的心安了,还是继续看东野圭吾吧。

雨,让我们懂得了季节的绵延与更替。书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不一样的人生。在这样的雨夜里,书是我唯一的知音,也是我最好的陪伴。

雨,依旧滴滴答答地敲打着雨篷。“少年听雨歌楼上。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。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。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

这雨,一直在滴答、滴答。

听雨——是蒋捷在听,是李清照在听,是纳兰在听,是我在听……

莲花山的倒影

□ 徐占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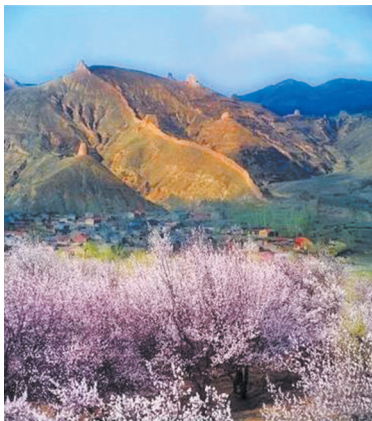
雨季即将到来,群山还未走近你一个人站在世界的入口处等待下一朵莲花,从石头中长出

左边的村庄来自一个莲蓬
右边的山岭来自一颗念珠
你一退再退,退到莲花山边缘
甘愿做一个多情的倒影

远处的海藏寺,镶嵌在黄昏深处心无挂碍的人,会看到飘浮在它上空的祥云。你常常抬头张望,莲花已挤满天空

你是山的影子,是土地的守护者。苍松之侧你挖土、施肥、浇水虔诚地种下颤抖的命运

守口堡看杏花



□ 马桂桃

四月,阳光铺开春天,阳高守口堡的天地间便到处是杏花娇艳的影子。

守口堡的杏花粉莹莹,白素素,在枝头上袅娜盈盈,宛如风姿绰约的佳人,蕴满了娇羞的风情。她们开进天的蔚蓝,开进黑水河的碧绿,守口堡便内涵了江南的清秀。杏花与古堡凝眸,璀璨与磅礴邂逅,一群鸟展开了翅膀,守口堡拔俗的塞外风情惊艳了时光。

春阳的光辉洒落村庄,云彩下,悠长的小巷伸入人心。远山黛色的院墙风格古朴,电线上整齐的紫燕呢喃着。杨柳在季节里茁壮,枝叶间洒漏下的阳光若隐若现。麻雀从树上飞起在草地落下,丢下清脆的叫声;牛羊咀嚼在田埂间,鸡刨食于草垛下;雀跃的孩子,摇着尾巴的狗;悠然于门墩上的老人,晾晒在阳光下的家常;温暖的炊烟,淳朴憨实的方言……最寻常的恰是最动人的,村庄的光泽一下子拨动了人们的心弦!

漫步在杏韵廊桥,古长城磅礴在山上,英雄之气浑然天成。杏花璀璨在山坡,浅笑倾城。这时,你是不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英雄和美人那亘古不变的爱情?黑水河从云门山跌落,远远而来,河水清澈,蓝天、白云、杏花倒影在水中,分不清到底是否花开在水里,还是天空展开在山坡上,虚虚实实、朦朦胧胧。天湛蓝,云飘逸,山雄浑,水自由,花明媚,香清幽,境悠远……此刻,我真真地醉在了这诗情画意里。

登上山顶小亭,临风远眺,一树树粉白错落有致在山坡,花海追逐着微风舞起,波澜汹涌,引领着蜂群的歌声;株株烟柳妩媚动人,柳色醉心,花的甜味充盈着山气,鸟鸣幽静了内心。无边的翠色,满目的晴柔,天辽地阔,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在眼前展开,不由得,诗在体内萌动:

杏花掀起红盖头/与古堡凝眸/
一个是娇艳雍容/一个是铁血英雄/
一个是百世情痴/一个是千年等候。
璀璨与磅礴/生命与执着/海不枯,石不烂/地不老,天不荒/风听见了海誓山盟/鸟儿们欢腾在空中/杏花与古堡的奇缘/随着黑水河流向远方。

守口堡,我不知来过多少次,我不知还要来多少次。旅游路四通八达,通进全新的空气,守口堡大门打开,迎接新天地!

